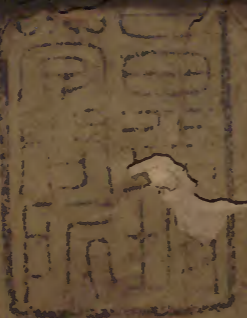


史論卷二

史記



					漢書門
				二	
				三	
				九	
				七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九	二三	漢
〇	三	
一七	二九	書
〇	九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19
冊數	20	(2)
函號	290	124



二卷一史論贊 史記

漢 司馬遷 著 明 沈國元



列傳

伯夷

淺草文庫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

論贊

卷之二 伯夷

一

史記

七

論○繞○多○字○有○義○又○說○不○出○
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泰○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撓○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唐○應○德○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絕○玄○入○妙○
陳○明○卿○曰○疑○有○疑○無○作○史○慎○重○而○徬○徨○追○賞○立○論○高○奇○
疑○慶○似○論○太○史○公○極○得○意○之○文○亦○極○變○體○之○文○楊○升○庵○極○推○與○
此○文○李○溫○陵○云○論○贊○須○具○曠○古○隻○眼○非○區○區○有○文○才○者○所○能○措○
也○班○氏○且○不○許○而○況○以○下○

管仲晏嬰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
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
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
哀○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臣○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
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欣○慕○
焉○

管仲晏嬰

二

楊升菴曰管晏前一跋總說後一跋議論却分說亦一格抑揚
反覆各極其妙
舒堅甫曰執鞭之說乃史遷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
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駝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
過激仰羨之詞耳

申不害韓非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
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
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可見老子不虛無不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
子遠○用○學○問深遠矣

楊用脩曰此贊各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正文字之妙

司馬穰苴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廊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二〇字〇妙

戰國紛爭。先詐力而後仁義。烏知有所謂揖讓也者。太史公特借穰苴以著其惡兵之念焉耳。觀其屬辭之多寡。用筆之屈信。一贊已見大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孫武吳起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
 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
 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
 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凌穉隆曰太史公作贊一言一針砭只如此贊能言之者未必
 能行一句便折得孫吳心脈

二十一 史論贊

孫武吳起

五

九

二十一 史記 卷之二十一 伍子胥

伍子胥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妙在借業翻斷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揚用脩曰：有感憤鬱勃之氣，太史公蓋以自見耶。

史記卷之二十一 伍子胥 六

仲尼弟子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後、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闕者疑焉。

真寔二字、論人之準、則作史之正法也。以故太史公兢兢於闕、疑而況聖門諸賢乎、悉取者、政居已於述、而無敢以臆為毀譽、尊聖之意懋矣。

商君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隨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畔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顛，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董用均曰：此贊總結傳中意。

直取到底，所以深點夫刑名之學也。太史公識議，則正故其言，足以翼衛六經。

史記卷之二 商君

蘇秦

大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

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

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以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沈彥威曰公平之論有良史遺風

全自寫其憤世嫉俗之懷諱學附之二語生動如畫此太史公

機鋒文字也

史記卷之九 蘇秦

張儀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周一韓曰。戰國時君臣道微。朋友義絕。儀欺死以成其私。無足責者。獨怪秦曷為乎有是友也。未疑同貶。是太史公嚴慎交道。處一往筆鋒峭厲。令人悚然起畏。秦為其難。儀為其易。太史公斷語。足以服兩人之心。氣可玩味。

史記卷之六十一 張儀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樗里子甘茂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賤○之○也○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雄士也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往讀黃黃訓論曰世恒奇甘羅十二相秦吾觀文信侯不韋使張唐相燕共伐趙以廣河間唐懼趙恐不行羅以應侯殺白武安君事行之蓋懼之以死也死孰不懼羅蓋得之彼始相燕欲共伐趙廣河間卒說趙廣河間乃共伐燕是以廣河間之地為

主也。蓋盜主得財，其謀類如此。嗚呼！翻覆欺人，戰國游說小人。恒態羅十二，亦能之。性歟？習歟？羅茂孫游說家子弟，早慧養於父兄，能知知是能言言是，是豈人之性也哉？習之移人也。大矣。足與太史公方秦之強時，天下尤趨詐謀，二語參玩。藺潔道挺有蒼寒之氣，撲人眉宇。

穰侯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更益地、弱諸侯、普稱帝於天下者，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竊旅之臣乎？

范質公曰：范雎之能代穰侯相者，勢也。蔡澤之能代范雎相者，時也。穰侯不知勢，范雎知時。是故穰侯固終，范雎終。將來者進，成功者退，數言括盡盛衰之勢，結語推開一步了，而不了愈宕愈警，文態搖擺極矣。

十一 史論精 穰侯 十二

史記卷之二十一 王翦

王翦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
 嚴震天下。狀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
 宿將。始皇師之。狀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物身。
 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楊用脩曰。此贊與孫吳傳贊。同一機局。同一文法。可以參看。

史記卷之二十一 王翦 十三

孟子荀卿

如此起手便是絕頂議論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李卓吾曰荀與孟同時其才俱美其文更雄傑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也中間亦尊周孔狀非俗所以尊者亦非墨子亦非十二子狀亦非世俗之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顧九疇曰宋人謂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即有坑儒之禍

夫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累荀卿。則吳起亦
可以累曾子矣。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而苞丘子
修道白屋之下。若使李斯可以累荀卿。則苞丘子亦當請封荀
子矣。大可解嘲。
孟荀本合傳者也。叙中置荀而首稱孟子。又置孟子而推稱孔
子。全是從願學語恭出。太史公不獨為文士之雄。誠聖人之徒
也。氣概豪上。應落小叙中龍象也。

孟嘗君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
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
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董用均曰。贊其好客。美刺俱顯。
只結得傳中無所擇三字。要見一人好尚。遂成風俗。可不謹哉。

平原君虞卿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朕抑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補傳所載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為魏。齊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朕抑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揚用修曰。言在濁世為佳公子。清世則否矣。褒貶在言外。鍾伯敬曰。古人所謂窮愁者。意有所為而不遂。不能救魏齊之死。此即虞卿窮愁莫將此二字看太淺。

末一轉太史公自寓救李陵之意亦幾于窮愁矣

信陵君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

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

有以也○三○字○有○意○非○好○客○非○蓋○浪○人○所○為○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王元美曰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

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

子者以為卑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賢差勝於孟嘗平原

輩爾愚以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時秦固

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推則騎劫頗則栗腹而收匈奴也白起用

十一史記卷之二十一 秦本紀第十一 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

治者也臆單廉李乘瑕者也若夫邯鄲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
卒誠趙人四十五萬而壁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
有魏師而其人皆嗷嗷懦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
其父兄獨子以趨者貳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
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
其乘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
魏其志已無魏矣魏旦暮亦唯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
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國五其將將五其師

春申君

太史公曰。吾遠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抑。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呂介孺曰。李園女弟有身。春申君之身也。身有太子。王楚春申。不殺園滅口。園殺春申滅口。何哉。豈楚之先王。憤黃滅熊。假手園耶。嗚呼。母望之福。母望之禍。有道者憂焉。可不避諸。

陳如崗曰。語舍一嘆一息。

黃歇之為奸。大顛不韋而行之。于為相之後。尤不義。王元美謂

亦申君不當稱四公子。賤謀貴。踈間親。與文信侯。竝而稱可也。有旨哉。

范雎蔡澤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狀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狀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狀二子不困危。惡能激乎。

揚周修曰。此積有筆力。有氣勢。三個狀字。為轉語。當看。鄧文潔曰。末兩轉。甚矯健有力。

樂毅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蹄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茅順甫曰。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為戲。處於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狀亦太史公好黃老本旨。

蘭相如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
 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狀士語動或怯懦妙在此一轉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
 威信敵國棟得妙還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王元美曰蘭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
 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
 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
 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後抵
 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

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
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圖以予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
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
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
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
也。大王弗予城。而詔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辭就
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予璧也。今奈何使舍人
懷而逃之。而趨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今秦王怒而
膠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陞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
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
其勁澠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
成之哉。

孔玉衡曰。此與李布贊彼誠知所處。句皆太史公寫胸臆處。可
以參看。

篇中若無士或恇懦。句便少委折。有直遂易竭之病矣。以此形
起。力厚勢便。所謂文之波瀾是也。

田單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宋先之曰○單善用兵○故以孫子兵法以贊之○末句正應前善之者○文極精密○

魯仲連鄒陽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狀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狀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狀其此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王覺斯曰兩人各有本末看太史公贊語輕重自見或以為擬非其倫何哉

劉念先曰蕩狀肆志四語只容形得一個氣字

二十一史論卷之二 魯仲連鄒陽 二十五

屈原賈誼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嘆狀自失矣

楊用修曰贊意凡四轉而語奇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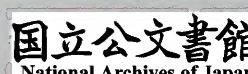
茅順甫曰轉摺幽渺

李卓吾曰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益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橫臆如醉如夢尋死不已者此等

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
悉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
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
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王元美曰。賈子上下二篇。其上篇皆誦說時務。其事與辭皆載
治安策中。不知其書成。自擇而上之。邪抑以其書上之。而為班
固之所裁節。邪下篇則兼論德政。援據古昔。朕論德則弗足矣。
人言文帝不能用賈生者。妄言賈生不能用文帝者。亦妄。梁大
國也。懷王上愛子也。以賈生居之。蓋非久而入為公卿矣。生死

而文帝次第行其言。孰謂賈生不用哉。夫賈生用而不相。陸贄
相。而不用。則其君有昏詰也。
讀書而不能見道。雖博無益。太史公屈賈一贊。政自寫其得力
淺深之境。味兩讀字。恍然可見。大抵性情之文。使人流連學問
之文。動人警悟。此則兼之矣。



史記卷之二十一 呂不韋

呂不韋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毒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毒聞之、秦王
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怒、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
斬年宮、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
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佞人也
父無可取、傳中、所不詳、此特補之耳、

史記卷之二十一 呂不韋 二十八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刺客

刺客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
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
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狀其立
意較狀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熊雪堂曰不欺二字散布全傳間人讀而不及知知而不能言
贊中一經點明使五人至今凜凜有生氣
方慕庵曰勃率中無數頓挫跌宕愈曲愈勁葉與中謂其為文
中之雄信矣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刺客 二十九

李斯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
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
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道立戾諸侯
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議之異不狀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茅用均曰確論

戴石泉曰辭義嚴正為慕爵祿不知止者下一痛砭

史記卷之二十一 蒙恬

蒙恬

太史公曰。吾遼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墜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瘡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鍾伯敬曰。輕百姓力。易見也。阿意興功。難見也。深文定案。使賢者不能以才與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處。錢牧齋曰。使彊諫而秦不聽。子長決不苛責之矣。史筆如平衡。

投之輕重則立見。

張耳陳餘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揚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狀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狀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直少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陳明卿曰讀此贊使名士深有感發太史公善媿人處。

魏豹彭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狀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無異故。知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楊用修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董用均曰。太史公腐刑不即死。亦欲以自見去。故於此委曲致。

二十一史
意如此。

英布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豈也身被
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
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妒媚生患竟以滅國。

陳木叔曰興暴滅速可見功大禍亦大之報嗟乎人果可易殺
也哉。

淮陰侯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狀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狀。假令韓信學道謙謙。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後。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空乎。

楊用脩曰。多見評者以一兩語囊括鄭重。或取其大者為贊。不知贊在傳外。直補所未足。或寄擧笑。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

戴石泉曰。葵母一段似無謂。狀讀至滅宗。則辱及先人矣。廣地之意。謂何史家間中伏案。抄在不覺。

韓王信盧縮陳豨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疑字禍胎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囚。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於疑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有致

陳明卿曰。太史公以周昌為邪人。深惡致亂之罪也。沈何山曰。名之一字。最難消受。讀陳豨贊語。處極盛之勢者。可

不○猛○省○

蔡雲怡曰君子不蹈不測之淵夫疑者不測之淵也疑則忌忌則謗禍患種種隨之而至且幾知止豈容後時贊中兩疑字指出一條生路與富貴人看

田儻

太史公曰甚矣崩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崩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于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金丙仲曰史不為通立傳而論著於此

鍾伯敬曰無謂而妙

姚永言曰峯巒聳波瀾濶層節密關鎖嚴小篇中有此奇觀

橫始末詳盡傳中贊語從何處着手太史公於賓客五百人上
生出想頭見崩通以一人做出翻天覆地手段而五百人束手
從死何益於齊衰賤已在言外中間牽扯个安期生淮陰侯項
羽而於田橫只用一語點過結處露出精神全是避實擊虛反
客為主稱為文儂宜矣

樊噲鄙商夏侯嬰灌嬰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
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
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楊用脩曰文簡而意雋永

黃海岸曰見聞不廣不真未可以議論古今人物此贊太史公
分明自寫作史却是傳信詳慎之意可掬

張蒼周昌任教申屠嘉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頊曆何哉周昌木疆人也任教以舊
 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狀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畢東郊曰有守矣又當有學有守有學矣又當有識量相
 如此擇之安可不謹贊語甚分曉

史記

張蒼周昌

三十九

六才堂

韋丞相

溪○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狀○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
 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極、寫、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
 代○之○狀○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
 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臣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
 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衆○甚○也
 李○太○虛○曰○才○不○勝○命○古○今○同○悲○感○慨○欲○絕○

酈食其陸賈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繫項籍而引軍
 於葦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
 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
 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宋宗玉曰賈之大功不在說尉佗為漢服遠人奏新語為漢開
 文治而在乎聯將相之交用平勃以誅諸呂為漢克復舊物歟
 在社稷而不居鍾伯敬比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辯
 士自晦者也蓋深得龍門之意

許玉史曰未入關三字見酈生蚤識真主有策漢入秦之謀全
是太史公筆法可謂字中有眼
錢其人曰子酈生明其出處之本末於陸生表其學問之原流
此贊有關於人品心術不啻草草看過

傳寬斬歙周緝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項籍
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緝
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朕可
謂篤厚君子矣

劉辰翁曰以傷心語著愛故不得不深褒之
錢大鶴曰雅練可誦

劉敬叔孫通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狀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誑。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李卓吾曰。曹叅遵何約束。兩吉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簡。制作禮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為用者也。夫禮樂何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

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賢聖亦徒狀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擊壤而歌者真盛世之嚴也鼓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居臣方免於爭戰之苦而歌呼慶幸於殿陛之間皆自以為至樂矣稍繇蠶之便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安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裂帛之中矣其為手舞足蹈雖有夷獖可得而復加之邪狀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烏耳為漢儒宗不亦空與沈長升曰定都議禮皆典制之大者贊辭旨淡語婉令人偏心腐氣不知銷歸何處

袁盎晁錯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指救絳侯事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狀復不遂好殺矜賢竟以名敗指使吏抵盎罪量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指使吏抵盎罪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止豈錯等謂耶

王元美曰晁錯區區欲圖袁盎自速反噬無足怪也狀而漢景之愚亦已甚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錯之對其父曰固也不如此宗廟不尊劉氏不安其父曰劉

氏安矣。晁氏危。予嘗痛哭此言曰。寬哉。錯之以忠。受戮也。晁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達不通者。常十而一二也。豈如晁之鑿鑿可行者哉。故宣魏相諸賢多從晁。賈以致中興也。狀言晁則賈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金丙仲曰。不急直救二語。最中錯病。鍾伯敬曰。益有智數。觀其直諫中節。卽寓獻媚之意。自結人主。人知其直而不知其譎。善傳會三字。窺見至隱。何觀我曰。蒼朴溪厚。想見西京之盛。二子不顧時忌。犯難而行。總是名心太重。若想到結果。豈不冰消霧釋。此太史公為聞人痛加挺捧。莫僅作盜錯贊讀。

張釋之馮唐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翁一桓曰。諷諫之益。原不遜乎事功。二公言以人重。太史公自寓之意。達矣。

沈去疑曰。似板拙。却極雋永。

此去疑曰以...

...

...

不黨...

和...

太史公曰...

萬石張叔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

叔之謂邪是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處

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狀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徐着雲曰抑揚盡致可悟方人之法

卷之二 萬石張叔 四十七

田叔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一贊精神全在仁與余善四字。仁方以縱矣。太子誅死。交交皆
諱之。迹其却祠金。諫東巡。無媿。乃翁廉直之風。至於開門疎縱。
亦欲全人骨肉之情。尤與田叔燒梁獄辭同一忠厚。其父雖賢。
有令子而名益章。彼世德相承。安得以法掩其美。故特表而出
之。以見生平不以成敗論人之意。辭雖婉。有無限悲感在。龍門
筆法。偏於冷處傳神。

史記卷之二十四 田叔
四十一

扁鵲倉公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綬。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崔以翠禽。斛以珠剖。讀此贊。使人得用晦善。藏之術。

吳王濞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首也。誅薄賦歛使其衆以檀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枝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利○施○不○可○假○人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耶。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揚用脩曰此贊總叙總斷與別傳不同。

劉辰翁曰有惜錯恨盎之意。

仲孟容曰斷辭凜狀可見事之始終處之皆不可不以其慎。

竇嬰灌夫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
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狀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
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
有○致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茅順甫曰言質而情慘可為貫錄
陸王井曰斷案確不可移足令三人心折

史記卷之六 竇嬰 五十一

韓安國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應觀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狀壺遂之內廉行修。斯翰躬君子也。

楊用脩曰。此論本惜長孺之不得相。却以長孺之所舉而亦不得相者。以為恤有味哉。其言之也。

蔣賓容曰。長孺傳乃論壺遂。太史公時有此變格。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李廣傳

李廣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朱全古曰不論其將畧論其人品洪有傷於李將軍

項守昭曰子長好立異而憤時俗故筆端鼓舞徃徃抑衛霍以

揚程李又抑程以揚李以寄其牢騷不平之志而非論將之準

也

卷之二 李廣 五十三

彼其忠實心一段。太史公所以深責衛青也。夫物猶以誠感誠。應而況於人乎。殆比之於頑冥不足數者矣。且青既受命毋令。廣當單于而又責其失道。致自殺。全是忌以成。忍此豈士大夫。亦為哉。再觀青贊中引蘇建賢士無稱之語。其旨益明矣。

季布樂布

頓挫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狀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鯁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茅順甫曰。太史公極苦心處。却是描寫自家。鄧文潔曰。極跌宕有味。

替反復發明以重其死不自重其死二句相應蓋有所為而言也漢書削去不自重其死便覺少力

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周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茅順甫曰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論而託言擇將相其旨微矣讀至世俗之言以下文字奇崛如斷崖殘峽又如蟄而未信茅

而未甚。有無限鬱結之意。

衛青霍去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劉子玄曰。叙事之體。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此篇。別出蘇建問答一段。而以己意一句斷結者是也。如此二字。有無限鄙夷。無數感慨。漢世士大夫率貴薦士。司馬

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
 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此自傷無可薦之權也夫將軍青貴
 在日月不肯引進賢才而以遠主之忌卸已之罪文已之陋此
 自失其有可薦之機也夫欲薦而無其勢有其勢而不肯薦真
 足令千古短氣

公孫弘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狀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御
 文學招俊人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常路諸公皆譽之及名
 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李卓吾曰轅固以弘為阿世仲舒以弘為從諛長孺以弘為不
 忠似也予謂臣而忠可也獨不思難乎其為上歟主欲醒而臣
 欲忠夫誰獨無欲而今臣欲忠而不以醒歸其主主欲醒而不
 以忠與其臣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值也必也其至忠乎至忠
 者不忠平津侯是已夫帝素憚汲汲亦素面折帝帝之多此

故也。汲以忠求帝，帝又以勳與汲。是故忠未獲而淮陽之命矣。平漫侯不狀，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誅服，使朱賈臣等難弘。弘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蓋歸其能於主而居已於不能。上下之道當如是耳。狀天子卒用侯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非人情不執之。臣則帝之受益於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繇其意思而復引二人以為證。夫主父之橫甚於郭解，可勿誅邪？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死，與弘何與也？況膠西之相，惟仲舒能以禮匡王，為上敬重，舉能其官，又可過乎。

主父偃一則描畫世情，可謂冷刺。勝於毒罵王允寧云：此太史公有感之言，蓋暗指季陵事也。其狀乎。

史記卷之二十一

南越尉佗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置。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既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膠女。呂嘉二○字○妙○甚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感。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茅順甫曰。小論用韻語。奇甚。

鍾伯敬曰。與甚似銘。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南越尉佗 五十九

東越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虛起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應數
代常為君王向殘一稱伯狀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是應苗裔餘
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
烈也

中間畧叙狀層折有古力

一史記卷之二十一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及
難離然悔失番馬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
莫侯矣

朝鮮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及
難離然悔失番馬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
莫侯矣

緣情準罪。凜如。讞詞。可為。開。農。爭。功。之。鑒。

一史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朝鮮

六十一

西南夷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狀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思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搆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玉允寧曰。于番禺見枸醬。於大夏見印竹杖。而文法錯綜如此。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司馬相如

從六經說何等正大冠冕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建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
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狀其要趨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
揚雄此下係後人續筆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散曲終而奏雅不
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王元美曰司馬長卿不虛其淫奔之卓女而自紀其事使史家
傳之以穢後人其文辭之美麗固不能相救而子長復謂其與
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病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六十三

居不慕爵爵似未盡得其意者長卿固智人也方其一出使
太守郊迎縣令負弩歸翁史之易耻以為榮而又成關其之功
名於願已滿矣逆知武帝之易封而亦易侈故選而吏隱于文
園擁國色發揮文詞以自娛樂不亦泰哉彼其材已試於西南
夷武帝固心器之矣使小與公卿國家之事取通侯之印擁公
卿之組固不難其與主父吾丘買臣嚴助輩駢首於東方亦易
也王子猷蓋知之是故不取井丹之高潔而取長卿之玩世所
謂智也

李卓吾曰楊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非但不知文亦
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諷矣既不知諷室其劇秦而
美新也

按楊雄後於子長其為班史所增無疑

二十一史拾遺 卷之二 司馬相如 六十四

淮南子卷之二

淮南衡山王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
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
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
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僇勇輕悍好作亂
乃自古記之矣

王元美曰史稱淮南子撰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
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今其存者內篇已而
又亡其三篇讀之知其非一手一事也其理出於文子莊子

淮南子卷之二 淮南衡山 六十五

子其辭出於呂氏春秋。王林繁。霞慎子。鄧析。二海圖經。爾雅。人則左。吳蘇飛。李尚田。雷被。伍被。之後。各取其長。而未及。秉以。故多錯綜重複。不受整束。而淮南王。之材甚高。其筆甚勁。是以。能成一家言。蓋自先秦以後之文。未有過淮南子者也。其書為。劉向所纂集。中篇之止。當亦自劉向為更生時。故當得其枕中。之鴻寶。而黃金不成。幾陷大辟。父得惡謚。是以諱而去之。夫淮。南王好神僊。身坐死。而遺禍及更生。亦幸而存哉。或曰。淮南王。真僊去。不死者也。漢以法誅王。求不得。而諱之。錢疑庵曰。按圖誌云。荆。簪也。軫。星散為。荆州。分。楚國。陽。盛。物。故氣極急悍。故其人。有道。後。朕。無道。先。強。太史公論淮南。衡山。謀為叛逆。而歸之。荆。楚。俗。薄。僥。勇。輕。悍。蓋有所本云。有異志者。不可予之。以利。器。封建之制。當為。氏。擇。賢。不當為。親。擇。也。非。獨。王。過。一。語。俯。仰。有。深。情。

循吏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_○懲_○民也_○刑罰所以_○禁_○奸也_○文武不備_○良民懼_○
 狀身脩若官未嘗亂也_○奉職循理亦可以_○為_○治_○何必_○威_○嚴_○哉_○
 孫叔敖出一言_○郢市復_○子產病死_○鄭民_○號_○哭_○公儀子見好布而家_○
 婦逐石奢繼父而死_○楚昭名_○立_○李離_○過_○殺_○而_○伏_○劍_○晉_○父_○以_○正_○國_○法_○
 楊用脩曰贊語叶韻而句法奇

汲黯鄭當時

太史公曰夫以汲黯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
 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
 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黯亦云悲夫
 王濟之曰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深情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



論語 卷之二十一 汲黯鄭當時 六十一

十一
言
卷之二
十一

儒林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
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雖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
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遠齊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狀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
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
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
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
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

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
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
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烏狀齊魯之間
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
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
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
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成旬月以王楚不
滿半歲竟滅亡其事益微淺狀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
妻管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
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
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
子狂簡斐狀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
其天性也故漢興狀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
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
狀歎興於學狀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
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狀孝文帝本好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
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

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嘗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狀。卿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道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興博士弟子。崇鄉

禮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議。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一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

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
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
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
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
補左右內史大行卒中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
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
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操○操○多○德○通○之○意○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士吏試試多文學之士矣

金履祥曰首以讀功令廣厲學官之路而發嘆蓋嘆六藝之廢
而興之難也六藝興於孔子至秦而廢漢興之初尚未能復至
武帝尚儒學招文學之士而公孫弘能承輔以興之於是備載
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官之路者於末應篇首發揮文字有
照應

王允寧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備之看他叙數千百年事
備無滲漏

聲文潔曰史公諸文俱雄肆乃此篇獨醇雅甚儼狀儒者之風
陳白庵曰胸有定局振筆疾書備極古雅而奏終尚有餘韻所

謂題目既大。非發聳魄力。不足以勝之。集中有數文字。

酷吏

雙引說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

清濁之源也。管天下之網罟。密矣。狀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適。

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

而愉快乎。言道德者。弱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斷離而為朴。網

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論精 卷之二 酷吏 七十三 大來堂

獨有二字、罪其首之者也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鑠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
○爾○伏○後○諸○酷○也○結○局

會侯封之家孝景時量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
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鄧都寧成之屬

太史公曰自鄧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嚴狀鄧都純直引

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

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

網密多詆嚴官事浸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

繩墨之外乎狀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汚者足以為戒

方惡教道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實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

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自擅磔人東郡彌璞鋸頂天

水駱薛推減河東褚廣安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蠲鷲水衡閻奉

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董用均曰叙言尚德薄刑見酷吏必不可為矣而贊語又表著

其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沒善而首尾相應不露於詞

鄧文潔曰模寫一時尚酷之風曲盡情勢可痛可嘆筆力極馳

聘

贊末團聚數人如閻羅對案竒鬼森博千載下使人魂驚心戰

何況身當其世者哉史公不獨暴其心術行事并其官階地里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
而詳著之使人知所炯戒史筆之嚴如此

大宛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
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
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川○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
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侯○雅○瞻○曰○漢○武○好○大○喜○功○而○張○騫○得○以○虛○誕○之○說○售○曰○惡○覩○曰
不○敢○言○其○譏○微○矣○
贊○語○凡○三○折○其○中○辨○駁○之○巧○駁○定○之○奇○含○蘊○之○遠○與○筆○力○相○回
薄○文○久○而○彌○新○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游俠

游俠

韓子曰。儒以父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客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傳。今游俠主其行。雖不執於正義。義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止死生矣。而不矜其能。蓋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上起下法脈人所接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寤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游俠 七十六

匿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極梧。晉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狀遭此。當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敗王。拓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狀。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御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

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散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散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狀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杆當世之文。同狀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七國設財。役貧豪。蒸。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繼以朱

○此○人○自○愛○其○品○也○
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狀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董用均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其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狀咨嗟慷慨宛轉曲盡百代之絕矣
議論正而氣勢濶達

佞幸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端而士官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狀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即侍中皆冠鷄鷄貝帶傳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茶乘鄧通無伎能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

卷之七 佞幸 七十八

○誕○得○妙○
世○可○知○也

孫月峯曰神色意態亦頗具造語多工。鄙賤之意夷然言外蓋有心於警世者。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直叙其事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陞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楊用脩曰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韓文公銘樊宗師亦學樊宗師實祖此也

鍾伯敬曰前三段各二句合得無謂豈不亦偉哉結得無謂滑

稽○精○神○見○於○語○言○眉○宇○之○間○只○在○一○序○一○贊○着○意○便○失○之○矣

日者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决○於○天○命○哉○其○於○周○尤
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絲○漢○興○而○有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
志○而○著○之

叙○次○世○代○簡○劬○中○具○有○排○宕○錯○綜○之○致○贊○亦○古○潔

史記卷之二十一 龜策

龜策

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

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叱從而夏啟世飛燕

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泰以下筮斷

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羗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

以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狀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

其神以知來事畧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

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嘗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

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

二〇字〇有味

史記卷之二十一 龜策

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

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精○言○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

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朕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

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

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

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宏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

咸得自効絕倫絕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

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

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

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蠱

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

門者不可勝數百僚○字○中○有○画○蕩思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

夫挺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用○占○烏○可謂聖人

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

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貧驪姬之色

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終○破○乾○

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

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

二十一 命 卷之二 龜策 八十二

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著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餽。道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鄧文潔曰。平直整密。孟堅諸傳。叙大率類此。
弘博微渺。非太史公不能辨。後世以為膺。何歟。

貨殖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先破之。將以信已說耳。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禁。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窳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

犀璠瑁珠璣齒象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
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
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
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住時。不
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朕之驗邪。周書曰。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
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

餘地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
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繒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
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
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
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
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

二十一史論贊 卷之二 貨殖 八十四 大來堂

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暗○應○素○之民乎○利○往○

王濟之曰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忽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理財是天下真實作用經權變化原有不易之道得之則生失之則耗故貨殖非細故貨殖之人非庸人鍾伯敬謂史公借以補平準之所未備非羞貧發憤之言有識哉

司馬遷自叙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自○任○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

二十五 卷之二 司馬遷自叙 八十五

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散頹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奔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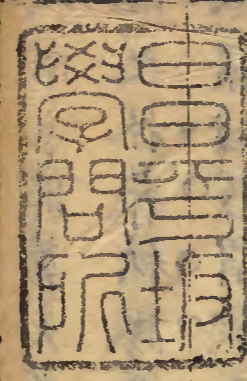
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寧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不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狀之前法施已狀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
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
唯。否。否。不。不。朕。余。聞。之。先。人。曰。伏。犧。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
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
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
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
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
嘗。嘗。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

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
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
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
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
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黜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舉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
帝始。

樓昉曰此篇自叙反覆委折有開闢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鄒謙之曰遷之才發於史記而大意盡見於自序之中學者讀
之可以見貫串之識矣

唐應德曰是韓退之進學解文字之祖
學問博大識力高深接統正史端有其本



文化堂

